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军营往事

◎郭月琴

用,常常是一辆车几个司机倒着开。这天,大卡车先把我们送到水泵房附近,又马上返回去执行夜间收发任务。抢修如火如荼地持续了五六个小时,破裂的管道终于被换好了,大家也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天的收发任务真比平时要多好几倍,车队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们,派车过来接人,还需要个把小时。

这个把小时里,大家明显地感觉到了“小型战役”后的体力透支。看着爱人和官兵们又饥又饿、被水浇透的样子,我心疼极了,马上支起行军锅,煮了一大锅挂面,临走时塞到军挎包里的几个西红柿没想到派上了用场。汤挂面好了,我赶紧催促他们连汤带水趁热吃。此时我心里异常满足,真是没白跟来一趟,发挥了后勤部队的后勤作用,这一锅面下去,绝对能预防感冒,避免非战斗减员。

吃完饭不久,大卡车也到了。水泵房在山下,我们需要爬到山顶后,再下山才能回到营区,路着实不近,路况也着实不好。驾驶员一路开得很小心,可就在刚到山顶准备下山的时候,也许是弯道太急,也许是天太黑看不清路面,驾驶员一拐弯,突然车停下了,两个后轮戏剧性地悬在了半空。悠悠一晃,车上所有人都被吓出一身冷汗,感觉命悬一线!怎么办?肯定需要外援了,打电话要么跑到两公里以外的一号哨所,要么就再下山返回水泵房。

坐在副驾驶室上的爱人当机立断,他跑到稍近一些的一号哨所去打电话。又过了个把小时,车队派来三名技术好的老司机查看现场。三个老司机打着手电筒仔细观察几圈后,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简单商量后,他们拍板由其中一名司机上。爱人问他:“你有把握吗?”这名汽车老兵想了想,停顿了一下说:“报告团长,我能行!”这时候,爱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你来开吧,我坐你旁边。”看得出老兵很是犹豫,大概停顿了几秒,老兵说:“可是,您坐我旁边

我会紧张的。还是让我自己来吧,我真的能行!”说着就拉开驾驶室的门坐了上去。

虽然这位司机看上去镇定自若,但借着手电光,我还是看到了他额头上细细密密的汗珠。当时每个人都感到紧张极了,我甚至用手捂上了眼睛,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只听见车子“轰隆隆”发动后,“嗡嗡嗡嗡”地交替响了一两分钟,然后声音中断,在手电光的集中照射下,大卡车“忽”地一下,两个后轮就像被一个空中大吸盘吸住了一样,安全地开上了路面。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可惜我一会儿捂着眼睛,一会儿偷看两眼,感觉整个过程像做梦一般。

当老兵从驾驶室跳下来的时候,在场的人全都冲上去抱住了他,高兴地喊叫着:“你太厉害了!老兵,你真行!”下山的路上,已经渐渐平静下来的我问老兵:“你怕不怕啊?”他笑着说:“郭姐,当兵前我有恐高症,这些年在大山里待久了,山上山下白天黑夜地跑,车技也练出来了。又多次为洪灾抢险、大的演习任务支援保障,苦吃多了就什么也不怕了,几年下来什么症都好了!”

这位老兵的话有苦也有甜,朴实无华又很有分量。突然间,我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为什么会爱上这里的原因,你天天和这样一群有热情、不怕苦、敢于冲的军人在一起,你会没有向上的力量吗?这就是这支部队的精神血脉啊,恰恰是大山的雄浑、艰苦和闭塞磨砺了官兵们那种甘于平凡又能打硬仗的精神特质!

后来我随爱人转业回到了他的家乡陕西宝鸡,一晃已经三十多年了。两年前,我又回到心心念念的老部队去看了看,没想到当年的穷山沟已变得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在看到那些“00后”的小兵时,我又感觉回到了当年。

是啊,永远忘不了,我曾站在大山深处,和那些日夜兼程走在强军之路上的官兵共同经历的雨雪风霜,还有他们青春的脸庞上,洋溢的自信光芒!

明亮的光

■尖草

他,是那么喜欢光,和我一样吃个午饭,也要坐进光里让光,照干所有的汗渍照落,粘在皮肤上的病毒和灰尘静下来的时候,我俩的忧伤是一致的,面对这荒凉而粗砺的生活

他给我传染着陈旧的快乐我给他传染着每日新生的清爽多么冰冷的人,坐在光中也就热了就像我,喜欢坐进他野性的歌里他,更喜欢坐进我荡漾在十三边工地一路的笑声

日子里,总有潮湿和破损的部分明亮的光,会愈合一切伤口

当代诗经

青铜铸文明(新韵)

■张元伦(成都)

凤鸣岐岭祥云灿,姬氏兴周谱锦篇。冶炼青铜开霸业,铸浇重器炫斑斓。“何尊”内底古文美,会意“中国”笔画娴;“莲鹤方壶”流雅韵,“折觥”美饰靓尘凡。

“墙盘”刻字流传久,“胡簋”盛粮祭祀虔;“铜鼎”美食彰富贵,“编钟”妙乐醉神仙;“周矛”灭纣民心顺,“秦钺”开疆敌胆寒;金戒玉环飘贵气,瓷盆陶罐诉当年。

周秦文物聚一院,文化氛围动九天。万件青铜说故事,五洲宾客俱流连。

陈仓好

■魏成厚(苏州)

陈仓好。锦鸡天籁开展早。开晨早,东来紫气,霞城明曜。峰峦起伏雄关绕,参天嘉木群山抱。群山抱,西游老子,散关传道。

忘机

■张宝文

狂旌传千年,烽火股掌间;铁马奔东岗,夕阳隐西山。栗子空中落,红鱼水下欢;忘机散关处,把盏对良贤。

秋游(七律)

■王晓微

气爽天高湛碧空,春华秋实急匆匆。绿裙淑女盈盈步,朱黛豪笈款款风。未及细心赏翠柳,又因清梦醉丹枫。飞鸿来去谁能左?云卷云舒一笑中。



古诗新韵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兰莹莹 校对:刘林忠
本版投稿邮箱:bjrbwzksq@163.com



我们的老部队驻扎在大行山脚下一条几十公里长的大山沟里。那里鲜有林木,多是石头山。记得刚报到时,第一眼看到这山、这石、这路和这般荒凉,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感觉从此就要禁锢在这里了。虽说得到组织照顾,和爱人结束了十多年的两地分居生活,但毕竟从繁华的城市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从风风光光的邮电局来到军人服务社,当时心里还是有些落差的。

都说“既来之,则安之”,从正式上班那天起,我就安心心地待在军人服务社,想方设法为官兵们申请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增加了受欢迎的乒乓球、毛笔、水彩笔等文化用品,并建议将理发、修理、照相等服务项目陆续开办起来,让有专长的年轻人业余时间也来军人服务社发挥一下作用。和战士们聊天时,我还时不时把爱人讲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道理换个方式、换种说法讲给他们听。很快,军人服务社就成了战士们训练间隙常来的地方,我也因此成了很多官兵的知心大姐,工作越来越忙,越干越有劲。

那是一个“八一”建军节的晚上,按照惯例,机关食堂先会餐,接着在礼堂举办联欢晚会。我还特意排练准备了许久,登台献唱了一首山西民歌《走西口》,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正在热烈欢快的气氛里陶醉着,突然广播响了,只听到当日值班员在紧急呼叫团值班领导。很快,我看到爱人走出了礼堂,不由得心里一阵紧张。虽然后面的节目还在继续,可我此时已经没了心情,凭直觉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发生。消息很快传来,原来是部队水泵房的管道爆裂了!

抢修水泵是个不小的工程。那个地方我去过,要翻山越岭不说,水泵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肯定要耗费人力物力的。所以,我请求团首长让军人服务社派员准备所需物品,随队前去支援保障。好在团里没嫌我是个女的,我也早就习惯了把自己当成没穿军装的战士,命令一到,我跟着后勤处长、管工和七八名战士跳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急匆匆地出发了。

部队平时的收发任务非常繁重,执行重大任务时车辆更是不够

河流

◎妙宏哲

生命里有一条河,在心灵深处静静地流,每当夜深人静时,我能听到她流动的声音,她低低地呼唤着我,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痴痴地倾听着她温柔地呼唤,有时候我的双眼甚至噙满泪水,我急切地渴望看到她的影子,渴望来到她的身边。

在故乡的原野上,我很难看到她的影子,但记忆中的她为什么如此美丽?

清凉的河水在碧绿的草丛中静静流淌,蓝色紫色的花儿星星点点散布在草丛之中,大片的油菜花如金色的波浪,蜜蜂嗡嗡地闹着,小麦正在抽穗,麦芒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田间地头,一排或几株高大的杨树,在阳光下静静站立。远处的农家小院,梧桐树形成一团团绿荫,一缕炊烟从农舍顶上袅袅升起,偶尔传来公鸡的一声啼鸣。

那水中嬉戏的光屁股的孩童,叽叽喳喳的打闹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那河畔洗衣的女孩,银铃般的笑声比哗哗的流水还要清纯;那映在水中的面桃花,也曾勾起少年丝丝朦胧的幻想;那草丛树梢的浅紫暗红,也曾撩起少年多少痴痴的等待;那文字中的远方的

河啊,那隐隐约约的涛声,让一个少年相信,有一条梦中的河,在天际之交的远方静静流淌。

那梦里的小河啊,载着一个少年的心,走向远方。

青春年少,一路奔波,在秦岭山中,东沟河畔,清泠泠的河水,映红了我青涩的欣喜;独木桥头,掬一捧清凉,洗濯发红的脸颊,脱鞋挽裤,在清流中仰望,青山巍巍,绿树苍苍,美得令人心惊,静得让人心颤。夏日的阳光明亮而纯粹,那溅起的浪花中,有我五彩的梦想与追求,那嘤嘤的蝉鸣里,有我未来的期许与想象。

行在沙滩,水声潺潺;走在水边,树影婆娑;河堤之上,杨柳依依,一座吊桥,悠悠晃晃,几声嬉笑,惊起鸟雀翩然啼飞;一滩深水,沉沉郁郁,花影浮动,惹得鱼儿往来翕忽。老翁锄地,妇人浣衣,小儿无奈,溪头筑河垒坝;竹林深处,山歌隐约可闻,清风拂面,送来啾啾鸟鸣。蹒跚独行的身影,藏有多少悠然的诗意和难言的惆怅。

那清澈激越的山间小河,让年轻的心房充满热情与想象。

三十而立,我不远千里,追寻

梦里的依稀倩影;小桥流水,古镇深巷,烟雨江南,我终于站在了你的跟前。十里秦淮,那油腻的深绿河水、簇新的雕梁画栋、沧桑的奇石拱桥、依稀的烟柳繁花、婉约的吴侬软语,惹起人无尽的情思。粗陋的商业繁华,虽然破坏了少许诗意朦胧,但我们的初次相遇,内心涌起的不只欣悦,还有深深的眷恋。

走进周庄,走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看眼前鳞次栉比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人流,恍然间我好像行走在诗歌里的江南——梦里水乡,如画江南,你的婉约让我依恋徘徊。我站在双桥古树之下,看流水淙淙,那红彤彤的灯笼,挑起几多俗世繁华;那多情的垂柳,拂落多少岁月沧桑;那乌黑的篷船,牵动旅人多少想象;那摇船的艄公,汨汨的桨声里含着多少人生的快意与悲苦。

十里秦淮,小桥流水,灵秀温润的江南水韵,让粗糙的心灵氤氲着诗意的芬芳。

四十不惑,我站在橘子洲头,滔滔湘江,急流滚滚,奔向北方,恍然间,到中流激水,浪遏飞舟;定睛看,站在岸边,心生几缕寒意。不

惑的我到底明白了什么?是人情练达的世故,还是看破人生的木然?是抱朴守拙的所谓智慧,还是满足现状的怡然自得?江风送寒,涛声阵阵,逝者如斯,不舍昼夜,那颗略显苍老的心,在湘江的急流中渐渐苏醒。

壶口!壶口——近了,近了!那惊天的涛声,如滚滚的霹雳,一声声、一阵阵,震撼着我的心灵。我在想,那该是怎样一种横空出世的壮美景象。看到了、看到了!我终于站在了它的跟前,我该怎样描写它?没有词语,没有句子,一切皆是苍白,只是这河,这瀑布!没有迟疑,没有徘徊,义无反顾,跳下、跳下,涌起、涌起,掀起滔天巨浪,滚滚向前,展示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我只觉得我的心在咚咚地跳着,那种撼人心魄的气势威逼着我、震撼着我,让我恍然明白人生的意义!

那充满力量滚滚向前的江河,是永远奔腾的人生状态,强盛而激越!

生命里有一条河,在心灵的原野奔腾澎湃。

涛声浩荡,在我的耳边时时回响!